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2024年6月

〈甲辰年五月廿四〉

29

星期六

理论评论部主编
责编 张齐
美编 温亮
校对 马曼婷
设计统筹 杜卉 李焕菲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揉面与挨打：隐藏在关中俗语中的家暴

女大学生联手村民推出艺术作品《关中印象之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》

“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”，意思是要不要不停地揉，才能打出听话的贤良媳妇。这句在陕西、甘肃地区广为流传的俗语，一度令西安美术学院学生邱尚贤感到震惊：家暴这一陋习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，与当地极为重要的面食文化被放置到了同等地位，长久以来被隐性地理化、趣味化。这句俗语背后，承载了多少当地农村妇女们曾遭受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苦难！

在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调研后，邱尚贤决定用当地的传统文化——花馍和血社火来重现这种苦难。2024年6月，《关中印象之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》艺术作品在西安展出，一场由村民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“家暴社火”就此登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

图受访者提供
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罗银芳



血社火表演现场



2023年7月，在关中乡村中，一场呈现家暴场景的血社火演出

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』

“我印象中的母亲，和蔼慈爱。这样柔和的形象，被放在这句话里，像被摔打揉捏的面。这种暴力让我震撼，这种反差也让我不安。”邱尚贤回忆起听到这句俗语时的心情，“后来我跟很多当地妇女聊天，发现她们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。”在西安美术学院就读的邱尚贤开始萌发用艺术的形式，重新阐释这句俗语的念头，她选用了花馍和血社火这两种陕西传统文化。关中农村妇女个个都会做面食，巧妇们会用面制作出百种造型，蒸制成花馍，每逢年过节祭祀、婚丧嫁娶等活动时的不同用途。“花馍”又被称作母亲的艺术，而将面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母亲，却成为被揉打的“面”。

『阿姨支持你做好事』

2023年7月，在秦岭北麓的这个小乡村里，邱尚贤寻来的七位陕西关中妇女围成一桌，系上围裙，倒水和粉，扯出面团，在案板上反复揉捏——她们从小听着那句俗语长大，“这人呢，就和面片一样，就是打得媳妇听话咧，把面就揉好咧”，彼时她们聚在一起，这些曾目睹或亲历家暴的“巧媳妇”们将用熟悉的面，将家暴场景控制成花馍。七组场景的灵感来自邱尚贤收集的全国家暴案例，有丈夫猛拽妻子头发、丈夫用竹棍击打妻子头部等场景。边做花馍边聊天，邱尚贤希望能听到更多：“但阿姨们起初非常回避，不大愿意讲这些事情，说着说着也会突然收住，就算自己没经历过，也会说去讲别人家的事情不好。”

“我觉得这特别有讽刺意味，所以希望用花馍来呈现家暴场景。”邱尚贤解释道，“血社火是关中盛行的一种社火种类，表演者的妆容会化得非常血腥恐怖，比如头上顶着一把刀，脸上是血窟窿之类的，但表演的内容大多是惩恶扬善，最后的指向是正义的。”她想将花馍所呈现的家暴场景，搬到血社火里，完成一场社火演出。2023年4月起，邱尚贤顺着最初的想法开始深入调研。大二时她曾在秦岭北麓某个村庄有过驻村工作的经历，对当地民俗、人情世故非常熟悉，如今她回到这个村里。朋友在村里开着一间民宿，空闲时就骑着三轮车，带着邱尚贤在村里转悠，上门与村里的妇女们沟通。“就是唠嗑，慢

还是请来的花馍老师张姐先开腔讲述了自己朋友的故事：“一板砖就是一个血洞，那血哗哗地流，隔壁借来一卷卫生纸，都不够用，捂不住！”大家追问后续，张姐叹息着说，那位挨打的妇女不敢离开，“她说，我不和他过，我儿子可能娶不到媳妇。她也有个阴影，她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消失不了，逃到哪他都能找到我。她不敢嘛！”邱尚贤记得，在场的妇女们听完这个故事都沉默了。“这是同为女性天然的共情力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挨打的妇女在怕什么。”她回忆道，“有一个人开始讲述，阿姨们也慢慢说起来。”“她家老汉一拳打过去，就把她四个门牙打掉了。”“隔壁那家的儿子，把他妈踩在地上打”“我生了个女儿，我婆婆说丢

慢地跟她们讲我们的想法，我希望邀请她们来制作这样独特的花馍。”邱尚贤回忆道，“阿姨们都很淳朴善良，一开始会不太愿意参加，但她们其实心里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，是担心自己捏不好。”后来，邱尚贤找来花馍老师张姐，当起“艺术指导”，得知有人指点，村里的妇女们才逐渐松口，同意加入。



血社火表演现场

到关中环线上都没人捡”……越来越多的故事在展现，闻者惊心；七组花馍也在阿姨们的巧手下逐渐成形，“阿姨们会做馍，但场景化的花馍大多是头一次做，但她们很用心，会小心给那个被挨打的女子点上眼睛，涂上伤口。”邱尚贤说道。为了感谢阿姨们的帮忙，邱尚贤还准备了一些鸡蛋和洗衣粉，“后来发现准备少了，有位阿姨没收到，但她说，没关系的，阿姨支持你做好事，不要紧。”

『不要忽视她们的苦难』

2023年7月17日，午后天气闷热，但一场特殊的血社火表演正在秦岭北麓一个小乡村中进行。一条笔直宽广的道路，串联两个村庄，七组表演者搭上七辆小三轮车，外加一个锣鼓队，沿着路一直走，用血社火的形式还原花馍上的家暴场景。

“我找了村里的秦腔自乐班，他们很乐意参与这次活动，凑齐了七组男女来表演，再加上七个帮忙驾驶三轮车的。”邱尚贤提到，“演出前一两天，有一支锣鼓队知道我们的想法后，当天自己开着车过来帮忙奏曲，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热情，他们天然觉得家暴是不对的，这是在做好事。”

血社火的扮相大多血腥恐怖，但由于是业余班底，在最后的妆面设计上并不专业，更多是借鉴其手法，黢黑的眼眶和淌血的嘴角虽画得略显粗糙，但却似经受家暴后的伤痕，触目惊心。

在关中农村的这条大路上，朴实的业余演员们收拾好扮相，在锣鼓声中演绎一系列家暴场景：丈夫狰狞着面目怒踹妻子、老汉用劲扯着媳妇的头发，更有甚者持刀具作砍人状……“没有过多的旁白解释，就这样一路走着，但有村民一看就懂了，就说这是家暴。”邱尚贤说道。当天这场血社火大概持续了三个小时，数百名村民围观讨论。

“血社火也有祭祀的用处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艺术表演，告诫曾经遭受家暴的关中妇女们，也祈祷不再有家暴发生。”邱尚贤完成了她的作品，在增补更多的调研后，次年将这组艺术作品展出。

这组作品让邱尚贤收获不少。血社火表演队伍里的一位阿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一直默默忍受着家庭暴力，身心俱疲。表演结束后，她终于开口，将多年的苦楚讲给了邱尚贤听。“很多被家暴的妇女都觉得这是家事，羞于对外人说，这次能让她们隐藏的伤痛得到一点释放，我就觉得很庆幸了。”但邱尚贤没想到作品会有这么高的热度。很多市民观展后，为《关中印象之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》所打动，将其发上社交平台，一度冲上热搜。多条留言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，讲述家暴的残忍和危害，纷纷对家暴说“不！”邱尚贤在置顶留言中说：家暴没有性别，愿更多人关注到这个公共问题。在众多留言里，邱尚贤尤为一张贴图触动。甘肃一家普通的面馆里，墙上赫然挂着那句俗语：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。这句话经年流传，被店家挂上去或许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品、一种当地文化的宣传，而店家和许多顾客可能仍没有意识到这句日常俗语背后的“不正常”。

边送外卖边写歌

龙德元：写歌是我的梦想，等富裕了再做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图/受访者提供

“夏天送冰爽之中有我/冬天送温暖之中有我/都是为了碎几两奔波/我是一个外卖哥/一个不甘平凡的外卖哥/走遍城市的每个角落/只为寻找我想要的生活……”这是QQ音乐上一位叫作“原创骑士”的用户上传的歌曲《外卖哥》。点开歌曲的作者页面，这首歌从作词作曲，再到编曲混音，都是由“原创骑士”一手完成。现实中，这位“原创骑士”其实是浙江宁波42岁的外卖小哥龙德元，《外卖哥》是他酝酿近一年的一首歌。除此之外，龙德元还上传了《别理会世俗眼光》和《人心隔肚皮》等五首原创歌曲。龙德元每天早上7点开始接单送外卖，晚上8点下班回到出租屋里学习乐理知识，有灵感时在小木桌上的电脑前写歌创作。尽管生活不算富裕，但龙德元乐在其中。“写歌是我的爱好和梦想，如果等到我生活富裕了再做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呢？”龙德元打趣着说。



龙德元坐在自己用于编曲的电脑前

1 小学时将流行歌曲词改为苗语

龙德元是苗族人，老家的小村庄位于贵州凯里，不远处就是网红“村超”所在地贵州榕江。不论是苗族的传统节庆活动，还是激情“村超”，现场的人们都会尽情载歌载舞。龙德元小时候便喜欢苗族歌舞，“我爸他们就常唱山歌，喝酒时会唱，村里有人结婚生小孩的时候会唱，未婚的男生到女生家时也会唱。”龙德元虽自认才华平平，但他深受民族艺术氛围的影响，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在小学时代，他就开始尝试将流行歌曲的歌词改编成苗语，包括当时的热门情歌《等三年》《红尘情歌》和《下定决心忘记你》等。由于害羞，龙德元只将这些歌词记录在本子上，从未在人前公开演唱过。

贵州多山，龙德元有两个哥哥。家中五口人，种地和伐木是主要收入来源，上学的学费都难凑，更谈不上支持龙德元实现他的“音乐梦”。因此，在高中毕业后，龙德元没有继续学习，而是与朋友一起从事伐木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用。后来，他的二哥在浙江温州的眼镜厂工作，便介绍他前往当电镀工。

在电镀工作了三年之后，他的二哥回到老家教书，龙德元则前往宁波打工。最初，他在一家小餐馆里打杂，随后学会了配菜和炒菜，最终成了一名厨师。在厨房的烟火与忙碌中，龙德元的“音乐梦”暂时被搁置了。他曾在QQ空间发过一条说说——“为什么好几次都梦见自己写歌？难道这辈子我是歌手？”他梦见自己成了一名音乐人，写歌并发布了专辑。

2 远洋渔船上的创作梦

龙德元的“音乐梦”再次被唤醒，是三年后，漂泊在太平洋的渔船上。

2011年，他和四个厨师朋友看到舟山一艘远洋捕捞渔船招工，捕捞地点是秘鲁近海，保底年薪5万元，还可以根据捕捞鱼的数量加薪；但这份工作的条件也很艰苦——捕鱼船将离开中国整整两年，其间吃住全在船上；只有船只停靠秘鲁码头修船时，船员们可以下地游玩，其他时间每天都在船上捕鱼。
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龙德元从饭店离职，和几个厨师朋友一起踏上了前往秘鲁的渔船。龙德元知道海上航行必然会很孤独，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在出海前买了一台DVD机和10多张歌碟，歌碟里有刘德华、还有张信哲。船出海十几天后，龙德元才意识到远洋捕捞生活比自己想象得更枯燥：船舱狭窄，一个船舱里住了六个人；船上没有信号，龙德元只能每半年给贵州老家打一次卫星电话报平安。船只航行两个月抵达秘鲁近海后，龙德元每天把捕捞鱿鱼的钩子扔下海，扔下用于吸引鱿鱼的发光棒，等待鱿鱼上钩，再把重达一百多斤的鱿鱼拉上船，运气好时一天能钓到十几只鱿鱼。

“我们上船前谁都不知道，以为去钓鱼很轻松，却没想到这份工作那么累那么无聊。”龙德元笑着说。捕捞途中，当初与龙德元一起应聘船工的其他几人因受不了远洋捕捞的辛苦，纷纷放弃，搭上前来装鱿鱼的货

船回国。只有龙德元坚持了下来。在这段枯燥的日子里，音乐成了龙德元对抗无聊的方法。休息时听着DVD机播放歌碟，他突然有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想法。于是，每当船上夜深人静时，他就一个人跑到渔船船头，一边在笔记本上写词，一边把歌词哼唱出来。在简陋的创作条件下，龙德元靠着哼唱创作了三首歌曲。然而，由于他不懂编曲，写出来的歌只能停留在笔记本上。

龙德元的远洋捕捞生涯在2013年结束。回国后，他领到了将近20万元薪水，算是他人生的第一笔巨款。他拿着这笔钱在宁波一家农贸市场附近开了一家烤鸭店，他希望通过开店再多赚些钱，等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就去学习音乐创作和编曲。

3 边送外卖边写歌

然而，龙德元期盼的宽裕生活始终没有到来——一年的烤鸭店经营以失败告终，两年航海辛辛苦苦赚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其中，最终一无所获。

在2016年，为了维持生活，龙德元选择了外卖小哥这个职业。这份工作自由，让他能挤出时间来学习编曲和进行创作。歌曲创作出来了，龙德元就自己花钱请音乐工作室编曲，一首歌花费3000元。“夏天送冰爽之中有我/冬天送温暖之中有我/烈日寒风中有我/忙碌人群影中有我……”就是龙德元在2018年上传至QQ音乐的《外卖哥》。

自费请人编曲花费不菲，于是龙德元就让自己学会编曲，便可以省下一大笔钱。2020年，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音乐人左酷。左酷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，龙德元便在朋友的引荐下，开始在左酷的工作室学习音乐创作。学习编曲的学费为8000元，这对龙德元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自己的“音乐梦”近在眼前，他还是咬牙攒钱交了这笔学费。

“我不想再等到生活富裕的时候再去学编曲了。在当时的我都快四十岁了，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？”龙德元说。

为了方便自己经常去音乐工作室学习编曲，龙德元在宁波市中心租了一间小房间，每月租金1500元。“学编曲需要电脑和专门的软件，我住得近些，就可以经常去那里学习。”在专业的编曲软件上，他第一次学会如何编曲、贝斯、吉他的乐理，学会了区分不同乐器的音区；软件上的乐器标识都是英文，龙德元看不懂，只能自己摸索着慢慢熟悉。每天结束工作后，龙德元用电脑和midi键盘学习音乐知识，常常一学就学到了第二天凌晨；熟悉了编曲软件后，龙德元便自己购置了一台电脑，放在出租屋的小木桌上，这样一送外卖就能钻研编曲了。

靠着勤奋，龙德元先后创作并录制了《也许我不该》《外卖哥》《人心隔肚皮》等作品。歌曲上传后，偶尔会有人评论“还不错”；尽管正面反馈不算多，但龙德元乐在其中。他也曾受到冷嘲热讽，“有些人觉得我这么大年纪还干不正经的事，觉得我这么一个普通人想做音乐真是异想天开，没什么实际用处，也不现实。”但龙德元不气馁：“他们看不懂我的努力，我喜欢音乐、热爱音乐，无论这条路多么难走，我都想到走到最后。”

WEEKLY